紅樓夢/第08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八十九回　人亡物在公子填詞　蛇影杯弓顰卿絕粒

卻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，忽聽見小丫頭這話，又唬了一跳，連忙問道：“什麼官事？”小丫頭道：“也不知道。剛才二門上小廝回進來，回老爺有要緊的官事，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。”鳳姐聽是工部里的事，才把心略略的放下，因說道：“你回去回太太，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，沒有回來。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。”那丫頭答應著去了。

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里的人，問明了，進來見了王夫人，回道：“部中來報，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決了河口，湮沒了幾府州縣。又要開銷國帑，修理城工。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，所以部里特來報知老爺的。”說完退出，及賈政回家來回明。從此直到冬間，賈政天天有事，常在衙門里。寶玉的工課也漸漸松了，只是怕賈政覺察出來，不敢不常在學房里去念書，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。

那時已到十月中旬，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。這日天氣陡寒，只見襲人早已打點出一包衣服，向寶玉道：“今日天氣很冷，早晚宁使暖些。”說著，把衣服拿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穿。又包了一件，叫小丫頭拿出交給焙茗，囑咐道：“天氣涼，二爺要換時，好生預備著。”焙茗答應了，抱著氈包，跟著寶玉自去。寶玉到了學房中，做了自己的工課，忽聽得紙窗呼喇喇一派風聲。代儒道：“天氣又發冷。”把風門推開一看，只見西北上一層層的黑雲漸漸往東南扑上來。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：“二爺，天氣冷了，再添些衣服罷。”寶玉點點頭兒。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服來，寶玉不看則已，看了時神已痴了。那些小學生都巴著眼瞧，卻原是晴雯所補的那件雀金裘。寶玉道：“怎麼拿這一件來！是誰給你的？”焙茗道：“是里頭姑娘們包出來的。”寶玉道：“我身上不大冷，且不穿呢，包上罷。”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，卻也心里喜他知道儉省。焙茗道：“二爺穿上罷，著了涼，又是奴才的不是了。二爺只當疼奴才罷。”寶玉無奈，只得穿上，呆呆的對著書坐著。代儒也只當他看書，不甚理會。晚間放學時，寶玉便往代儒托病告

假一天。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，也不過伴著幾個孩子解悶兒，時常也八病九痛的，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。況且明知賈政事忙，賈母溺愛，便點點頭兒。

寶玉一徑回來，見過賈母王夫人，也是這樣說，自然沒有不信的，略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。見了襲人等，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，便和衣躺在炕上。襲人道：“晚飯預備下了，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？”寶玉道：“我不吃了，心里不舒服。你們吃去罷。”襲人道：“那麼著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，那個東西那里禁得住揉搓。”寶玉道：“不用換。”襲人道：“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，你瞧瞧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糟蹋他呀。”寶玉聽了這話，正碰在他心坎兒上，歎了一口氣道：“那麼著，你就收拾起來給我包好了，我也總不穿他了。”說著，站起來脫下。襲人才過來接時，寶玉已經自己疊起。襲人道：“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？”寶玉也不答言，疊好了，便問：“包這個的包袱呢？”麝月連忙遞過來，讓他自己包好，回頭卻和襲人擠著眼兒笑。寶玉也不理會，自己坐著，無精打彩，猛聽架上鐘響，自己低頭看了看表，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。一時小丫頭點上燈來。襲人道：“你不吃飯，喝一口粥兒罷。別淨餓著，看仔細餓上虛火來，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。”寶玉搖搖頭兒，說：“不大餓，強吃了倒不受用。”襲人道：“既這麼著，就索性早些歇著罷。”于是襲人麝月舖設好了，寶玉也就歇下，翻來复去只睡不著，將及黎明，反朦朧睡去，不一頓飯時，早又醒了。

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。襲人道：“昨夜聽著你翻騰到五更多，我也不敢問你。後來我就睡著了，不知到底你睡著了沒有？”寶玉道：“也睡了一睡，不知怎麼就醒了。”襲人道：“你沒有什麼不受用？”寶玉道：“沒有，只是心上發煩。”襲人道：“今日學房里去不去？”寶玉道：“我昨兒已經告了一天假了，今兒我要想園里逛一天，散散心，只是怕冷。你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，備下一爐香，擱下紙墨筆硯。你們只管幹你們的，我自己靜坐半天才好。別叫他們來攪我。”麝月接著道：“二爺要靜靜兒的用工夫，誰敢來攪。”襲人道：“這麼著很好，也省得著了涼。自己坐坐，心神也不散。”因又問：“你既懶待吃飯，今日吃什麼？早說好傳給廚房里去。”寶玉道：“還是隨便罷，不必鬧的大驚小怪的。倒是要幾個果子擱在那屋里，借點果子香。”襲人道：“那個屋里好？別的都不大乾淨，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，因一向無人，還乾淨，就是清冷些。”寶玉道：“不妨，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。”襲人答應了。正說著，只見一個小丫頭端了一個茶盤兒，一個碗，一雙牙箸，遞給麝月道：“這是剛才花姑娘要的，廚房里老婆子送了來了。”麝月接了一看，卻是一碗燕窩湯，便問襲人道：“這是姐姐要的么？”襲人笑道：“昨夜二爺沒吃飯，又翻騰了一夜，想來今日早起心里必是發空的，所以我告訴小丫頭們叫廚房里作了這個來的。”襲人一面叫小丫頭放桌兒，麝月打發寶玉喝了，漱

了口。只見秋紋走來說道：“那屋里已經收拾妥了，但等著一時炭勁過了，二爺再進去罷。”寶玉點頭，只是一腔心事，懶怠說話。一時小丫頭來請，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。寶玉道：“知道了。”又一個小丫頭回道：“早飯得了。二爺在那里吃？”寶玉道：“就拿了來罷，不必累贅了。”小丫頭答應了自去。一時端上飯來，寶玉笑了一笑，向襲人麝月道：“我心里悶得很，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，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，或者吃的香甜，我也多吃些。”麝月笑道：“這是二爺的高興，我們可不敢。”襲人道：“其實也使得，我們一處喝酒，也不止今日。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還使得，若認真這樣，還有什麼規矩体統呢。”說著三人坐下。寶玉在上首，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著。吃了飯，小丫頭端上漱口茶，兩個看著撤了下去。寶玉因端著茶，默默如有所思，又坐了一坐，便問道：“那屋里收拾妥了么？”麝月道：“頭里就回過了，這回子又問。”

寶玉略坐了一坐，便過這間屋子來，親自點了一炷香，擺上些果品，便叫人出去，關上了門。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。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，口中祝了幾句，便提起筆來寫道：

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，酌茗清香，庶幾來饗。其詞云：

隨身伴，獨自意綢繆。誰料風波平地起，頓教軀命即時休。孰與話輕柔？

東逝水，無复向西流。想象更無怀夢草，添衣還見翠雲裘。脈脈使人愁！

寫畢，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。靜靜兒等著，直待一炷香點盡了，才開門出來。襲人道：“怎麼出來了？想來又悶的慌了。”

寶玉笑了一笑，假說道：“我原是心里煩，才找個地方兒靜坐坐兒。這會子好了，還要外頭走走去呢。”說著，一徑出來，到了瀟湘館中，在院里問道：“林妹妹在家里呢么？”紫鵑接應道：“是誰？”掀帘看時，笑道：“原來是寶二爺。姑娘在屋里呢，請二爺到屋里坐著。”寶玉同著紫鵑走進來。黛玉卻在里間呢，說道：“紫鵑，請二爺屋里坐罷。”寶玉走到里間門口，看見新寫的一付紫墨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，上寫著：“綠窗明月在，青史古人空。”寶玉看了，笑了一笑，走入門去，笑問道：“妹妹做什麼呢？”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，笑著讓道：“請坐。我在這里寫經，只剩得兩行了，等寫完了再說話兒。”因叫雪雁倒茶。寶玉道：“你別動，只管寫。”說著，一面看見中間挂著一幅單條，上面畫著一個嫦娥，帶著一個侍者，又一個女仙，也有一個侍者，捧著一個

長長兒的衣囊似的，二人身邊略有些雲護，別無點綴，全仿李龍眠白描筆意，上有”鬪寒圖”三字，用八分書寫著。寶玉道：“妹妹這幅《鬪寒圖》可是新挂上的？”黛玉道：“可不是。昨日他們收拾屋子，我想起來，拿出來叫他們挂上的。”寶玉道：“是什麼出處？”黛玉笑道：“眼前熟的很的，還要問人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一時想不起，妹妹告訴我罷。”黛玉道：“豈不聞‘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鬪嬋娟’。”寶玉道：“是啊。這個實在新奇雅致，卻好此時拿出來挂。”說著，又東瞧瞧，西走走。

雪雁沏了茶來，寶玉吃著。又等了一會子，黛玉經才寫完，站起來道：“簡慢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妹妹還是這麼客氣。”但見黛玉身上穿著月白繡花小毛皮襖，加上銀鼠坎肩，頭上挽著隨常雲髻，簪上一枝赤金匾簪，別無花朵，腰下系著楊妃色繡花綿裙。真比如：

亭亭玉樹臨風立，冉冉香蓮帶露開。

寶玉因問道：“妹妹這兩日彈琴來著沒有？”黛玉道：“兩日沒彈了。因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，那里還去彈琴。”寶玉道：“不彈也罷了。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，卻不是好東西，從沒有彈琴里彈出富貴壽考來的，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。再者彈琴也得心里記譜，未免費心。依我說，妹妹身子又單弱，不操這心也罷了。”黛玉抿著嘴兒笑。寶玉指著壁上道：“這張琴可就是么？怎麼這麼短？”黛玉笑道：“這張琴不是短，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夠不著，因此特地做起來的。雖不是焦尾枯桐，這鶴山鳳尾還配得齊整，龍池雁足高下還相宜。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旄似的么，所以音韻也還清越。”寶玉道：“妹妹這幾天來做詩沒有？”黛玉道：“自結社以後沒大作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別瞞我，我聽見你吟的什麼‘不可慬，素心如何天上月’，你擱在琴里覺得音響分外的響亮。有的沒有？”黛玉道：“你怎麼聽見了？”寶玉道：“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聽見的，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，所以靜聽了一會就走了。我正要問你：前路是平韻，到末了兒忽轉了仄韻，是個什麼意思？”黛玉道：“這是人心自然之音，做到那里就到那里，原沒有一定的。”寶玉道：“原來如此。可惜我不知音，枉聽了一會子。”黛玉道：“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？”寶玉聽了。又覺得出言冒失了，又怕寒了黛玉的心，坐了一坐，心里象有許多話，卻再無可講的。黛玉因方才的話也是沖口而出，此時回想，覺得太冷淡些，也就無話。寶玉一發打量黛玉設疑，遂訕訕的站起來說道：“妹妹坐著罷。我還要到三妹妹那里瞧瞧去呢。”黛玉道：“你若是見了三妹妹，替我問候一聲罷。”寶玉答應著便出來了。

黛玉送至屋門口，自己回來悶悶的坐著，心里想道：“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，忽冷忽

熱，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。”正想著，紫鵑走來道：“姑娘，經不寫了？我把筆硯都收好了？”黛玉道：“不寫了，收起去罷。”說著，自己走到里間屋里床上歪著，慢慢的細想。紫鵑進來問道：“姑娘喝碗茶罷？”黛玉道：“不喝呢。我略歪歪兒，你們自己去罷。”

紫鵑答應著出來，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里發呆。紫鵑走到他跟前問道：“你這會子也有了什麼心事了么？”雪雁只顧發呆，倒被他唬了一跳，因說道：“你別嚷，今日我聽見了一句話，我告訴你聽，奇不奇。你可別言語。”說著，往屋里努嘴兒。因自己先行，點著頭兒叫紫鵑同他出來，到門外平台底下，悄悄兒的道：“姐姐你聽見了么？寶玉定了親了！”紫鵑聽見，唬了一跳，說道：“這是那里來的話？只怕不真罷。”雪雁道：“怎麼不真，別人大概都知道，就只咱們沒聽見。”紫鵑道：“你是那里聽來的？”雪雁道：“我聽見侍書說的，是個什麼知府家，家資也好，人才也好。”紫鵑正聽時，只聽得黛玉咳嗽了一聲，似乎起來的光景。紫鵑恐怕他出來聽見，便拉了雪雁搖搖手兒，往里望望，不見動靜，才又悄悄兒的問道：“他到底怎麼說來？”雪雁道：“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里去道謝嗎，三姑娘不在屋里，只有侍書在那里。大家坐著，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，他說寶二爺怎麼好，只會頑兒，全不象大人的樣子，已經說親了，還是這麼呆頭呆腦。我問他定了沒有，他說是定了，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。那王大爺是東府里的親戚，所以也不用打聽，一說就成了。”紫鵑側著頭想了一想，“這句話奇！”又問道：“怎麼家里沒有人說起？”雪雁道：“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的意思。若一說起，恐怕寶玉野了心，所以都不提起。侍書告訴了我，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，說出來只道是我多嘴。”把手往里一指，“所以他面前也不提。今日是你問起，我不犯瞞你。”正說到這里，只聽鸚鵡叫喚，學著說：“姑娘回來了，快倒茶來！”倒把紫鵑雪雁嚇了一跳，回頭并不見有人，便罵了鸚鵡一聲，走進屋內。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，紫鵑搭訕著問茶問水。黛玉問道：“你們兩個那里去了？再叫不出一個人來。”說著便走到炕邊，將身子一歪，仍舊倒在炕上，往里躺下，叫把帳子撩下。紫鵑雪雁答應出去。他兩個心里疑惑方才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，只好大家不提。誰知黛玉一腔心事，又竊聽了紫鵑雪雁的話，雖不很明白，已聽得了七八分，如同將身撂在大海里一般。思前想後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讖，千愁萬恨，堆上心來。左右打算，不如早些死了，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，那時反倒無趣。又想到自己沒了爹娘的苦，自今以後，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踏起來，一年半載，少不得身登清淨。打定了主意，被也不蓋，衣也不添，竟是合眼裝睡。紫鵑和雪雁來伺候幾次，不見動靜，又不好叫喚。晚飯都不吃。點燈已後，紫鵑掀開帳子，見已睡著了，被窩都蹬在腳後。怕他著了涼，輕輕兒拿來蓋上。黛玉也不動，單待他出去，仍然褪下。那紫鵑只管問雪雁：“今兒的話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”雪

雁道：“怎麼不真。”紫鵑道：“侍書怎麼知道的？”雪雁道：“是小紅那里聽來的。”紫鵑道：“頭里咱們說話，只怕姑娘聽見了，你看剛才的神情，大有原故。今日以後，咱們倒別提這件事了。”說著，兩個人也收拾要睡。紫鵑進來看時，只見黛玉被窩又蹬下來，复又給他輕輕蓋上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，黛玉清早起來，也不叫人，獨自一個呆呆的坐著。紫鵑醒來，看見黛玉已起，便驚問道：“姑娘怎麼這麼早？”黛玉道：“可不是，睡得早，所以醒得早。”紫鵑連忙起來，叫醒雪雁，伺候梳洗。那黛玉對著鏡子，只管呆呆的自看。看了一回，那淚珠兒斷斷連連，早已濕透了羅帕。正是：

瘦影正臨春水照，卿須怜我我怜卿。

紫鵑在旁也不敢勸，只怕倒把閒話勾引舊恨來。遲了好一會，黛玉才隨便梳洗了，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。又自坐了一會，叫紫鵑道：“你把藏香點上。”紫鵑道：“姑娘，你睡也沒睡得幾時，如何點香？不是要寫經？”黛玉點點頭兒。紫鵑道：“姑娘今日醒得太早，這會子又寫經，只怕太勞神了罷。”黛玉道：“不怕，早完了早好。況且我也并不是為經，倒借著寫字解解悶兒。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跡，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。”說著，那淚直流下來。紫鵑聽了這話，不但不能再勸，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。原來黛玉立定主意，自此已後，有意糟踏身子，茶飯無心，每日漸減下來。寶玉下學時，也常抽空問候，只是黛玉雖有萬千言語，自知年紀已大，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，所以滿腔心事，只是說不出來。寶玉欲將實言安慰，又恐黛玉生嗔，反添病症。兩個人見了面，只得用浮言勸慰，真真是親极反疏了。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怜恤，不過請醫調治，只說黛玉常病，那里知他的心病。紫鵑等雖知其意，也不敢說。從此一天一天的減，到半月之後，腸胃日薄，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。黛玉日間聽見的話，都似寶玉娶親的話，看見怡紅院中的人，無論上下，也象寶玉娶親的光景。薛姨媽來看，黛玉不見寶釵，越發起疑心，索性不要人來看望，也不肯吃藥，只要速死。睡夢之中，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奶的。一片疑心，竟成蛇影。一日竟是絕粒，粥也不喝，懨懨一息，垂斃殆盡。未知黛玉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